

大木组织部长系列 ①

ZU ZHI BU ZHANG

大木 著

组织部部长

第1部

组织部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吸引着众多人的眼球和口水？
贾士贞，一个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不靠背景、不靠关系，如何做到在这个神秘的组织里工作、晋升？

大木著 ZU ZHI BU ZHANG

组织部

第1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组织部长. 第1部 / 大木著.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80256-076-5

I. 组… II. 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3616号

组织部长

责任编辑 樊 伟 陈丹丹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Qunyan Press)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邮政编码 100006

网 站 www.qypublish.com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总 编 办 010-65265404 65138815

编 辑 部 010-65276609 65262436

发 行 部 010-65263345 652202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读者服务 010-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

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

封面设计 王 鑫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87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256-076-5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 1
第二章	上任途中 / 10
第三章	顺利进了组织部 / 17
第四章	生动的一课 / 24
第五章	心中的秘密 / 29
第六章	对考察干部的思考 / 35
第七章	王主任的宴请 / 44
第八章	全处长的批评 / 51
第九章	又遇王主任 / 56
第十章	心中的迷茫 / 63
第十一章	勇敢进谏 / 72
第十二章	沉重打击 / 80
第十三章	退回故里 / 88
第十四章	借调秘密 / 96
第十五章	失落的人生 / 103
第十六章	奇怪的电话 / 108
第十七章	瞬息万变 / 113
第十八章	曾是邂逅人 / 118
第十九章	重回省委组织部 / 124

第 二 十 章	宏门大酒店的“鸿门宴” / 130
第二十一章	惊心动魄的一幕 / 136
第二十二章	代理秘书 / 141
第二十三章	突然而至的考察 / 148
第二十四章	人无完人 / 155
第二十五章	调离机关干部处 / 162
第二十六章	论文发表之后 / 170
第二十七章	只能如此 / 176
第二十八章	新的任务 / 181
第二十九章	同窗之谊 / 189
第 三 十 章	又一次深深触动 / 196
第三十一章	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建议 / 204
第三十二章	考察县委书记周一桂 / 209
第三十三章	干部考察的点点滴滴 / 215
第三十四章	又遭非议 / 224
第三十五章	分歧 / 231
第三十六章	重大消息 / 241
第三十七章	真相大白 / 246
第三十八章	特别行动 / 251
第三十九章	等待消息 / 262
第 四 十 章	关键时刻 / 267
第四十一章	县处级干部大轮岗 / 273
第四十二章	又一位组织部长 / 280

第一章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从驼副部长办公室出来，贾士贞只觉得脚下生风，心中无比快乐。他来不及多想，因为唐雨林已经等着急了。

刚才顾副处长虽然召开了会议，布置了这次省级机关干部考察的相关工作。但是，对于刚刚来到组织部的贾士贞来说，他还不知道干部考察工作究竟是怎么回事，也理不清楚省委组织部工作的头绪，只好跟在唐雨林的后面下楼去了。

上班头一天，就出去考察干部，贾士贞的心里既激动又紧张。对他来说，这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

“快点，士贞！”唐雨林站在大厅里大声喊道。

“来了。”贾士贞大步跑下楼梯，还没到大门口，就看见一辆桑塔纳轿车缓缓地停在唐雨林的跟前。

车门一开，一个光亮亮、皮球一样的脑袋钻了出来，“唐处长，劳您大驾……”

就在光头顶下车的一瞬间，贾士贞惊呆了。

光头顶一眼就看到了已经站到唐雨林身边的贾士贞，他猛地一愣。

唐雨林笑着伸出右手，却见光头顶竟变成了一副滑稽戏演员的表情；再看贾士贞，他的目光也怪怪的。唐雨林一时怔住了。

中国十多亿人口，外形相像的人太多了，特型演员古月饰毛泽东，不是比毛泽东还毛泽东吗？那光头顶这种异常的情态又能说明什么呢？贾士贞在心里迅速地否定、肯定着。今天是自己第一次参加干部考察工作，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贾士贞马上调整了自己的情绪，把头脑中那些奇妙的

东西暂时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朝光头顶挥了挥手。

光头顶两眼直愣愣地看着贾士贞，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搐动着，像变化着的京剧脸谱。

唐雨林突然觉得贾士贞和老廖之间似乎发生过什么，忙打圆场介绍说：“这位是省区划设置办公室人事处廖处长；这位是我们组织部新来的贾士贞同志。”

贾士贞微笑着朝唐雨林点点头，又看了看面前的光头顶说：“哦，原来是廖处长啊！”

廖处长尴尬得有些不知所措，正想伸出手，唐雨林已经将半个身子挤进了轿车；贾士贞也拉开了车门。

廖处长自觉没趣，便坐进了副驾驶的位置上。他抹了一把光头顶上的汗珠，转过身来，沙哑着喉咙说：“马上……马上王主任的奥迪轿车就来……来……来接全处长。”他的喉咙里像塞着一口痰，说的话让人听着就有一种作呕的感觉。

老廖脸上的表情越发难堪，他那塌鼻子看上去就像一根长歪了的茄子。他回转过身看看旁边的司机，没好气地说：“走啊！怎么回事？”

司机白了老廖一眼，说：“您不是才上车吗！冲我发什么火？奇怪！”

唐雨林看看身边的贾士贞，贾士贞微笑着点点头作为回应，两人似笑非笑，觉得今天的事怪怪的。

车驶出省委大门，迎面碰上了一辆奥迪轿车。就在相会的刹那，两车同时停了下来。

廖处长急忙推开车门，说：“王主任，我们先走了？”

“好，你们先走吧，我马上就来！”王主任从摇下一半玻璃的车窗里，探出他的大背头和那张黝黑的脸，看着老廖说。

贾士贞一愣，这张黑脸和那大背头他再熟悉不过了，他刚想要看个仔细，那辆奥迪轿车已经开走了。

他，难道他们……

坐在车后座上的贾士贞心里不由地嘀咕着，眼睛也不自主地一直审视着副驾驶位子上的光头顶。记忆的风帆欲驶回几天前那场意外的事故之中，但又都被他强行抑制住了。自己逃过了那场劫难，如愿以偿地进了省委组织部。眼前，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进入省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这个崭新的角色，努力完成好本职工作，其他姑且都放在一边吧！

可是贾士贞的脑袋里，怎么也摆脱不了眼前这个秃头顶廖处长和刚才那个黑脸大背头王主任的影子，他极不情愿把这两个人和那个血淋淋的场面联系在一起，可心里却非要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桑塔纳轿车在一幢大楼前停了下来，光头顶第一个下了车，为唐雨林拉开车门，双手护着唐雨林的头，那动作别扭得让人觉得有点滑稽。

贾士贞一抬头，只见大门上方悬挂着一条横幅标语：“热烈欢迎省委组织部领导莅临指导”。

廖处长忙前忙后地引导他们进了电梯，上了四楼，进入了一间小型的会议室。

室内灯光明亮，一尘不染；在椭圆形会议桌的正中间摆着两盆鲜花，香蕉、苹果和各种饮料应有尽有。

正当廖处长忙着给他们倒茶时，走廊里传来了王主任那特别高亢的声音：“我王某怎敢劳您仝处长的大驾啊！不是省委英明决策，不是省委组织部的亲切关怀，不是您仝处长对我的器重，您这个大处长也不会屈尊大驾到我这个小庙来呀！啊，哈哈……”

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王主任等人簇拥着仝处长进了会议室。

唐雨林和贾士贞赶忙站了起来，大家像迎接贵宾似的，笑着把目光集中到了仝处长一人身上。

“王……王主任，这二位是省委组……组织部的唐处长和贾……贾士贞同志！”廖处长慌慌张张地向王主任介绍着唐、贾二人，目光却久久地停留在贾士贞的身上，显然是在提醒王主任的注意。

谁知王主任眉飞色舞，兴致勃勃，全然没有注意到老廖给他的暗示。

王主任伸出两只手，右手抓住唐雨林，左手握着贾士贞，开怀大笑道：“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欢迎各位领导大驾光临指导工作！真让我这小小的破庙蓬荜生辉呀！”

“王主任，你把我们当成中央首长了，我们可都是具体办事的呀！”仝处长狠狠地在王主任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中央首长！中央首长在哪儿，能随便让我见到吗？现在，你们就是我的中央首长！在我这里，谁能管着我，谁就是中央首长！哈哈……仝处长，你们手里的小笔头子一歪歪，那我们这些厅局长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哈哈……是吧，唐处长、贾科长？”

贾士贞只是觉得一阵头皮发炸，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被这王主任给忽悠起来了。他在心里已暗暗认定，他，就是那个黑脸大背头、穿酱褐色长风衣的人；老廖，就是那个秃头顶大个子。

就在这时，王主任突然像挨了电击似的，全身猛地抽搐了一下，脸上的三角肌狂跳起来。旋即，王主任便恢复了平静。只见他快速向前跨了两步，一把抓住贾士贞的双手，拼命地摇晃起来：“哎呀呀，贾科长，你好！你好！你可真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啊！老朋友，老朋友啊，我真诚地欢迎你，我王某重义气，是朋友……我的好朋友。”

经王主任这么一折腾，反倒弄得贾士贞有些不知所措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王主任会和他来这么一手，这一招反败为胜是绝对的恰到好处，它让贾士贞觉得好像是自己干了什么不光彩的事。

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唐雨林就更加大惑不解了。他看了看贾士贞，回想起刚才在组织部门口见到老廖时的情景；又看了看王主任如此反常、热情的样子，怎么也搞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贾士贞什么也没有多说，甚至连动都没动，只是微笑地站在那里看着王主任。

“来来来！各位领导请坐！”王主任刚才还豪气喧天的痞劲立即换成了笑脸，不过嘴里仍然发高烧似的叨叨着，随手剥开了一个香蕉递给全处长。

王主任那花白的大背头在灯光下冒着亮光，发胶的痕迹还清晰可辨。脸上那又深又黑的皱纹里透着真诚的笑意。

这时廖处长进来了，在每人面前放了两包中华牌香烟。

王主任迅速地撕开烟，递给全、唐、贾每人一支，并亲自用打火机为他们点上。火苗映照在他那张黑脸上，就像酒吧里的舞女，不停地跳跃着。

轮到贾士贞时，他看着王主任不停地摆着手说：“王主任，我不会抽。”

“不会？抽烟有什么不会的啊！来，点着，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嘛！这里也不是组织部，是我的天下，只要有我在，天大的事都由我顶着！”王主任硬是给贾士贞点着了香烟，贾士贞既别扭又胆怯地瞥了一眼全处长，抽了两口，就悄悄地把香烟丢掉了。

“王主任，这次考察干部的程序，我刚才在车上都已经和你说了，上

午先由领导同志述职，述职后民主测评，然后再由唐雨林和贾士贞两位同志和你们这里的有关同志分别谈话。”全处长说。

“好，就按全处长的指示办！”

“我这可不是什么指示，王主任！”

“全处长，您就别客气了，您的指示既精辟，又重要！”王主任的痞劲又上来了，“说不准将来还会编成名人名言供我们学习呢！”

全处长重重地在王主任的肩上拍了一下：“王主任，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王主任一看全处长的表情严肃起来，立即言归正传问道：“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开始吧！”全处长说完站了起来。

大家簇拥着全处长来到会议室。王主任和全处长相互谦让了一番，王主任硬是把全处长第一个推进了会议室。贾士贞跟在唐雨林后面也进了门。只见这个大会议室装饰豪华，桌椅整齐，台上台下一尘不染。台下已经坐满了人，而且人人面前都摆上了席卡，第一排全部空着。见王主任和全处长等人走进来了，廖处长站在前面，带头举起双手用力拍了起来，台下也一齐跟着鼓起掌来。

全处长微笑着向台下点点头，那微笑中渗透着几许居高临下的味道，可以说是，严肃而不失笑意。很明显，没有一定阅历的人，是做不出这种姿态的。王主任朝台下挥了挥手，推着全处长上了主席台，唐雨林和贾士贞则跟着全处长在两旁坐了下来。

“同志们！”王主任拉了拉面前的扩音器，目光在台下环视了一圈，“今天省委组织部几位领导莅临我们单位指导工作，可以说这是我们区划办具有里程碑式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大会……”

贾士贞不禁低下头暗自偷笑，旋即瞥了一眼唐雨林，只见他脸上毫无表情，目光远视。他也就顺势抬起了头，正襟危坐，气宇轩昂地挺直了腰背。

王主任接着大声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全处长他们代表省委组织部，省委组织部代表省委，省委代表党中央，所以，全处长就代表党中央……”

台下有人发出低低的笑声，唐雨林也低下了头。贾士贞感到浑身不自在，后悔不该坐到主席台上来。他转过脸，看着王主任，只见他摇晃着脑

袋，继续装腔作势地说：“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全处长盼来了！各位同志，我们区划办可是在全处长的关心下，由副厅级升为正厅级的呀！你们知道正厅级是什么概念吗？正厅级啊……啊……你们说，容易嘛，啊？我们应当由衷地表示感谢。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全处长给我们作指示，大家欢迎！”王主任突然站起来，带头拼命用力地鼓起掌来。

这时贾士贞似乎明白了王主任的激动所在。原来省区划设置办公室以前只能算是个副厅级别，自然庙是什么级别，他王主任这个当家和和尚也就是什么级别了。而现在庙大了，做和尚的也将是水涨船高。这样一想，他觉得王主任的激动、失态也就可以理解了。特别是王主任刚才的等量代替，让贾士贞在心里暗暗好笑。在数学里，若 $A=B$ ，且 $B=C$ ，那么 A 当然等于 C 了！不过，王主任或许并不是热衷于数学里的等量代替公式，而是过于激动在胡说八道上。贾士贞瞥了一眼全处长，不知道此时的全处长对王主任刚才那言过其实的胡话是何感想。

台下骤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打断了贾士贞的遐想，这才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现在自己已经是省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了，是万人仰慕的堂堂省委组织部的干部了！怎么还能三心二意，像个走私贩子！此刻正在进行神圣而又严肃的考察干部工作，和乌城地委党校教师相比，已是天壤之别，贾士贞的心里生起一种甜蜜的快感。

此时，坐在主席台中间位置的全世举一脸严肃，宛若一位大首长，他看看身边的王学西，突然想到他们的相识，简直是个大笑话。

那年，王学西已经五十岁了，在官场上并不算太失意。但是到了省级机关正处级领导岗位上，而且又是一个上百人的省社会经济发展中心的一把手，要说不想更上一层楼，那才是假的。这些年来，王学西想爬上厅级领导的官瘾念头就像吸了白粉一样，时刻折磨着他。可是他知道，在官场上能够官至处级，大多数人也就只能如此了，可以称得上是寿终正寝了。恰逢那年春天，他去峨眉山旅游，在山顶上遇到一个老和尚，号称全国“三大仙”，算命特灵。当时王学西聚精会神地看了半天，陪同他的办公室主任肖三多灵机一动，背着王学西，将百元大钞在老和尚眼前晃了晃，使了个眼神，接着就推王学西去算命。王学西犹豫了片刻，便坐到了老和尚的对面。老和尚在王学西脸上仔细端详了半天，虽然王学西脸色红黑如枣，但他那大背头、四方脸，却别有一番气质。随后请他抽了一签，老

和尚自己先没看，让王学西自己看，王学西一看，眉飞色舞，大笑着把手里的签交给肖三多。只见签上写着“此命非凡，雄心不可拦；贵人即相助，官至众人肩。”

一时乐得王学西黑脸上的皱纹里都透着甜蜜。老和尚说，施主时运来也，定有贵人帮助，看来不仅财运降临，而且官运亨通……事后，肖三多丢下一张百元大钞，拥着王学西继续登山。自此，王学西便一心想寻找助他升官的那位贵人。他知道，自己再官升一级，那可就是副厅级了，而副厅级恰是官场上一道难以逾越的分水岭。对于深谙官道的王学西来说，他太了解自己的局势了：既没有后台又没有门路，就是有钱也没处送啊！可是想到那个签上的两句话，想到老和尚说他不仅财运降临，而且官运亨通，他就像毒瘾在发作。有时候站在省委大门口，看着那雄伟壮观的大门也会发愣。

这天，实在无计可施的王学西，变着法子进了省委大门。在省委大院一幢幢大楼门前毫无目的晃悠着，无意之间，他看到一幢红色大楼，在大门的左上方挂着一块金色的长方形牌子。牌子只有一尺多高，不足两尺长，上面刻着鲜红色的宋体字：中国共产党莫由省委组织部。王学西顿时全身的肌肉都搐了起来，一阵不寒而栗之后，内心深处像被什么东西啃噬似的难受。组织部这个神圣、秘密，而又崇高，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就像一个帽子加工厂，随便一顶帽子给了谁，谁就高人一等。他甚至肯出高价买一顶，可是那哪是随便卖的呀！

王学西心烦意乱地望着那一幢幢陌生的楼房，当他的目光再次落在那块让他心动不已的金色牌子上时，心中不禁嗔怪起那个老和尚：哪里有什么贵人会相助呀！过去的那些美好想象顷刻间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正在这时，从红楼的大门里出来两个人，说话间两人已经来到王学西的面前。王学西顺势昂起头，看上去宛若一个高级领导干部。

“老王，你在这里干什么？”

王学西愣了一下，那两个人就站在他身边，刚才问话的那个人就是其中的那个高个子。

王学西刚才的表情顿时云消雾散，那双八字浓眉也变成了约等号，“唷！是沈处长啊，您……”

沈处长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握手问好，而是拉过王学西的手臂说：“这位是省委组织部机关干部处的全处长。”紧接着又用力拍了拍王学西的肩

膀，“这位是省社会经济发展中心的王学西主任，老同志啦！”

在这一瞬间，王学西的头脑里如同点着火的烟花！天哪！贵人啊！王学西激动得眉飞色舞，撇下沈处长，双手紧紧抓住全处长的手，用力握了半天，脸上万花怒放：“全处长！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全处长，您……您……”

全世举有些不知所云，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王主任，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虽然自己只是正处级，但他可是在省委组织部机关干部处，这里可是官场上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啊！

看着沈处长和全世举离去的背影，王学西的心脏还在发了疯似的狂跳不止！他又想到老和尚的那个签，尤其是“贵人即相助，官至众人肩”十个字，他暗暗坚信，老和尚的神机妙算就在于此，全世举就是相助他的贵人！

有了目标，有了油头，王学西煞费苦心，决心一定要死死抓住全世举这根救命稻草。

终于，全世举被王学西感动得决定暗自帮助他了。可是一了解，王学西已经五十二岁了，按说已经过了提拔副厅的年龄。就在全世举一筹莫展之际，一个难得的机会来了，省区划设置办公室的那个主任出了问题，不得不急着物色人选项上去。可是那些能提拔的处长谁也不愿接手这种无权的单位。全世举当下灵机一动，就把王学西作为候选人推荐上去了。当然，他很清楚，在这种时候，主要就是看他的态度了。作为一个机关干部处长要想真心忽悠一个副厅级干部，还是有一定能量的。就这样经他一番努力，五十二岁的王学西很顺利地提升为副厅级的主任了。

起初王学西觉得这个省区划设置办公室主任不如某某厅长好听，于是他就自己的名片上印上了“党组书记”这个头衔。不管怎么说，毕竟还是登上了高级干部的领导岗位了。他深知自己这个副厅级的主任是怎么来的，自然全处长也就成了他的恩人。甚至，他始终都没忘峨眉山上的那个老和尚，觉得当时肖三多给的一百元钱太少了点。

此后，王学西更加自信人的命运真的能算出来，全世举就是他的贵人！一来二往他便成了全世举家的常客了。时间久了，全世举自然也就把王学西作为自己可以信任的朋友之一了。

本来像省区划设置办公室这种二级局单位的干部考察，全世举是不会出面的，可是为这事，王学西跑他家十趟也不止。省里机构改革的方案已

经批准省区划设置办公室升格为正厅级了，王学西也想再次搭车升为正厅级。王学西知道这次考察，对于他来说是多么重要，况且单位有那么一些群众对他的意见还很激烈。全世举也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亲自出马了。

全处长一阵茫然的思绪之后，三个人的述职报告也都结束了。至于他们都讲了些什么，全世举竟连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其实听不听也没关系，省委组织部机关干部处长听这些胡说八道干吗？那些虚伪的大话、空话、套话、假话，骗得了单位群众，可骗不了他这个组织部机关干部处长。

进入第二步民意测验了。等民意测验投票后，全世举对唐雨林说：“民意测验的结果，谁也不准看，只能由你们两人带回部里。我先走了。”

王学西拉着全世举，激动得热泪盈眶，几乎要把心脏掏出来。全世举很能体会王学西的激动，紧紧握着王学西的手，一边点头一边微笑，千言万语都通过全世举的笑意传递到王学西的心灵深处。王学西自然也明白全世举深刻笑意的背后含义，便亲自用他的奥迪专车送全世举回组织部去了。

午饭后，王学西要陪唐雨林和贾士贞玩扑克。进了客房，他便把圆形茶几移至中间，摆了三张单人沙发在周围。

贾士贞曾听说现在省级机关中午都在单位就餐，饭后便自由结合，玩扑克。他在乌城时，没有这个习惯，中午都是回家吃饭的，偶尔星期天会玩玩，少不得受到老婆的约束，牌技上根本上不了桌面。但是看到唐雨林情绪盎然，他也就只好赶鸭子上架了。

他还不是很适应中午打牌的生活，所以随便找了个理由，便躲进了卫生间，如释重负地坐在了马桶上。此刻，他认真地打开了回忆的闸门，几天前那场惊心动魄的车祸，如潮水般涌上了心头。

第二章 上任途中

天刚亮，细蒙蒙的雨丝在灰色的天空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惊蛰才过去十天，春分即将来临，沿海大地寒冷而漫长的冬季已经结束。在这美好的日子里，贾士贞怀着连日来异常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开始了他新的人生旅途。

就在一周前，贾士贞接到乌城地委组织部的通知，省委组织部决定借调他参加省级机关考察干部工作。这个消息对于贾士贞来说，犹如一声春雷，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从地委党校一个普通教师突然间就要成为省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了。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也太让他兴奋了。连日来，贾士贞难以抑制激烈狂跳的心脏，他告别了乌城地委党校的同事，告别了父母、妻子、女儿，冒着蒙蒙细雨，登上了开往省城的长途客车。

客车在广袤的长江中下游平原这条贯穿省城的大动脉上奔驰着。贾士贞透过车窗，朝辽阔的平原望去，大片返青的麦苗已经绿油油地充满了生机。春天，这个美好的季节又来到了人间。

本来贾士贞曾想找一辆轿车来省委组织部报到的，但总是想不到向谁开口。父亲又不愿意为这样的事去卖面子求人，甚至还说，借人家的车子办私事，万一出了事故，就麻烦了。母亲一听这话，脸色大变，责怪丈夫不该说这样不吉利的话。后来父亲虽然勉强同意去找他的老部下借一辆轿车，可母亲又坚决反对，说还是让士贞搭长途汽车去省城报到。她嘴上不说，实际上还是因为丈夫那句不吉利的话。

疾驶在蒙蒙细雨中，贾士贞的心里还处在激动和兴奋状态，他努力平

静一下自己那颗激烈跳动的内心，望着车窗外无边的田野，感受着人生的美好。

客车前方电视屏幕上的武打片吸引着旅客，贾士贞却微闭着双眼，憧憬着万花待放的未来。啊，省委组织部，这是多么神秘而又令人想往的地方！突然间客车飞了起来似的，旅客们的笑声陡然间变为惊叫声，有的旅客从座位上被摔了出去。贾士贞还没有反应过来，大脑依然陶醉在无比甜蜜和幸福当中，噩梦突然降临，他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一切记忆都失去了。

旅客撕心裂肺的凄惨求救声，把贾士贞从幻觉中惊醒。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眼前一片模糊和混乱，只觉得全身到处疼痛。他想竭力镇静一下，揉了揉模糊不清的眼睛，还是分不清东西南北，辨不出自己的位置。仔细辨别一会儿，他才明白自己倒在一个男人身上，而另一个女人趴在他的身上，在凄惨地哭叫着。他这才意识到客车出事了。他挣扎着，动了动了身子，想使劲儿爬起来……

客车是翻在公路边的水沟里了，旅客的叫声、哭声、喊声、骂声已经混杂在一起，听不清是什么。贾士贞下意识地自己在自己腿上摸了一下，血！他不知道这是自己身上的，还是别人的。他也顾不上这些了，只想着要赶快爬出去。必须尽快发出救人的信号，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先救人！有这样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回旋着。

可是费了好大的劲，也没找到出去的地方。最后，他终于在车窗处扒开一条空隙，用尽全身力气爬了出去。这时，贾士贞感到大腿如针刺样似的疼痛，他一手捂着额头上的伤口，一手用力撑地向前爬到公路上。

这时，一辆轿车由南向北驶了过来，贾士贞拐着右腿，站了起来，一边挥手一边大声呼救。

轿车在他身边停了下来，一个光头顶的高个子从车上下来，接着又下来一个梳着大背头的五十多岁的男子，黑脸，八字眉，身上披着酱褐色的长风衣。

“同志，有大哥大吗？我们的客车翻车了，请你们帮帮忙，赶快报警！”

高个子光头顶看看黑脸大背头，结结巴巴地说：“王主任，您……您看……这……”

大背头犹豫了片刻，摊开双手，一副爱莫能助的无奈样子，说：“哎

哟，真的太不巧了，大哥大没电了，小同志，你是司机吧，我们马上到前面帮你报个警，交警会来处理的。你等着！”说着，转身就要上他的小轿车。

贾士贞急了，拐着腿追上去，含着泪说：“同志，求你们无论如何帮帮忙，受伤的旅客太危险了，救人如救火啊！能不能用你们的车把重伤的人先送医院！”

高个子光头顶瞪了贾士贞一眼，说：“我们的车又不是救护车，怎么能送伤员呢？领导还赶着有急事呢！”

那个叫王主任的摸了一把大背头，朝高个子光头顶摆摆手，拉长了黑脸说：“司机同志，车是你开翻的，你得赶快想办法，我们真的有急事，否则一定会帮你的忙的。不过，你放心，到前面我们一定会替你报告交警的。”大背头倒是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

高个子光头顶瞪了贾士贞一眼，说：“要钱不要命！你看，害了多少人？”说着扶着大背头准备上车。

这时，一个老人抱着满身是血的女人哭喊着到了贾士贞面前，贾士贞一看，不顾一切地上前拦住高个子光头顶和大背头，含着泪说：“求求您，救救他们吧……”

没等贾士贞说完，高个子光头顶就摆着手大声说：“干什么？胡闹……”

老人跪倒在地上，哭着说：“大领导，好干部，您就做做好事吧……”

大背头黑下脸来，没好气地说：“谁是大领导，好干部？”说着转身打开车门，在高个子光头顶的保护下上了车，此时贾士贞还拉着他，高个子光头顶用力甩开贾士贞。贾士贞一个踉跄，倒在地上。

轿车开走了。贾士贞看看老人和那个满身是血的女人，又望着飞驰远去的轿车，气得涨红了脸，狠狠地骂了一句：“狗日的，没有人性的东西！”

这时，来了几个农民，不容分说，跳到沟里，把受伤的旅客往外抬。贾士贞在路上又拦下一辆中巴车，一个旅客用大哥大报了警。

受伤的旅客不断被抬到路边。这时一辆桑塔纳轿车戛然而止，车上下来一个身材魁梧、穿夹克衫的中年男子，贾士贞正要上前求救。那男子摆摆手，立即拉开车门，把那个满身是血的女人抬上了车，并对司机说：“快！送市二院。我马上给高院长打电话！”那个司机正要开车，他又说，